

目 录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辑录

-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 (1)
- 沈阳、锦州沦陷纪略……………熊正平 (9)
- 日军侵占长春、吉林经过……………冯占海 (15)
-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洪 钊 (23)
- 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谢 珂 (28)
- 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赵 毅 (61)
- 马占山反正经过……………李铭新 (74)
- 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
- 日寇侵略罪行经过……………刘仲明 张韻冷 (78)
-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 (87)
- 东北军讨伐石友三战争……………于学忠 (119)
-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王家桢 (123)
-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
- 结局**……………宁 武 (134)

附注

- 对《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五七页
- 对《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的

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四页
对《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
局》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
辑二二四页、第三十一辑二九四页

九一八事变日軍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輯录

日軍进攻北大营亲历記

趙 鎮 藩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东北軍第七旅的參謀长，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軍中，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现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寇图謀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敗，允許日本在南滿駐軍，日軍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鎮和主要交通干綫。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駐在辽、吉的軍隊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鉄路守备队，司令部設在公主岭，下轄四个大队，分駐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連山关，是永久駐屯性質，由国内各正規师团抽調兵力編成。一为駐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駐辽阳，下轄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騎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駐柳树屯，所屬两个联队，分駐柳树屯、旅順；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駐鉄岭，所屬两个联队，分駐辽阳、公主岭；騎兵联队駐公主岭，炮兵联队駐海城。这一部分駐在东北的

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輪換一次。此外还在旅順設有要塞司令部,轄旅順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軍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所有以上部队統归关东軍司令部指揮。关东軍司令部原設在旅順,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軍的編制上,关东軍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說,只要日本軍閥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为了力謀实现其大陆政策,即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繼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軍事,企图发动进攻。八月下旬,日本鐵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駐在朝鮮境內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們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島和图們江領水;南滿鐵路沿綫日軍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九月初,新任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滿路沿綫巡視并检閱部队。九月八日,日軍越境在沈阳北边門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軍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別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軍当局并于九月十日左右分別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題發揮,煽动日侨仇华情緒,并发給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試。这时适有駐沈阳的日軍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要“瓜代”归国,我們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餞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說: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說:归国后不能升級,又不能进入陸軍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謝我們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須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

怪。同时我们还获得情报說：沈阳南满站附屬地縫紉厂正大量赶制中国軍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說明东北形势險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滿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識之士都預感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連年进行軍閥混战，陸續抽調东北軍隊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虛。一九三〇年蔣、閻、馮中原大战，相持数月，勝負不决，九月間，张学良为了帮助蔣介石战胜閻、馮，将东北軍主力大部分开进了关內，随后为了巩固蔣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由于国民党內部爭权夺利，以蔣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內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駐在河北順德一帶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會議收买，就任第五集团軍总司令，并勾結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間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沒有将东北軍調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調的部队，抽調入关，参加討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調进了关內），致使东北防軍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軍將領对于这样抽調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說：“东北軍为了討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連笤帚紇絛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軍事上陷于非常空虛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編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軍強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騎兵第三旅分駐沈阳、錦州和通辽，常經武第二十旅駐洮南一帶；連同火力很弱、

平日缺乏訓練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鵬和于芷山所掌握的逃辽和东边两个鎮守使署所轄的两个省防旅在內。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軍隊的高級軍官們缺乏抗日意志,充滿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軍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潰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八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报人員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請求将关內东北軍調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們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訴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軍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針。”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轉来蔣介石的銑(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轉飭遵照执行”等語。

王以哲对于执行蔣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軍官研究我軍如遭受日軍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鉄汉、张士賢、王志軍以及丁、朱两參謀都說:“遭受日軍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針怎么能成呢?那样,全軍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說:“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們要絕對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見,朱參

謀說：“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說：“根据上峯的指示，敵軍不來我們不能走，但是敵軍若來了我們想走也不成，只有起來應戰，不抵抗怎么能成呢？”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見机行事的決定。所謂“見机行事”，就是敵來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則也逃跑不了。經過反复研究，我旅決定对于日軍的進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却”的对策：如果敵軍進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敵軍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敵軍越过鐵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軍退到东山咀子附近結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項措施：1. 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 加強营垣工事；3. 繼續加強偵察；4. 为了防止敵軍伪装我軍官兵进行偷襲，特将我軍官长改变姓名，更換符号顏色，放在兜內，以易于識別。

日軍进攻北大营情形

九月十八日上午，日軍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見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災會議未回。村田对我說：“赵參謀长，这些天咱們之間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問題。咱們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說：“你的意見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靜无事，至晚間十点二十分左右，突聞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軍在南滿路柳条沟附近炸毀鐵路，誣为我軍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五分鐘，日軍設在南滿站大和旅館的炮兵陣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員报称，日軍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經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說，他去找荣參謀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

旅长不在軍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軍进入預定陣地外，一面并用電話直接向东北边防軍总參謀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說：“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庫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說：“把枪放到庫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給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說：“这个指示已經同各团长說过了，他們都認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作不到，官兵現在都在火綫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說：“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問題，由你負責！”我問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說：曾来过，已經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計劃准备迎击敵軍。

到了十一点鐘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鍋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問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說，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庫內办不到，并向他建議是否可将駐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調来。他仍說不准抵抗，并且說，調常旅已經来不及了，指示我們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二时許，敵軍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鉄絲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敵軍迟滞前进的間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計劃向东山咀子撤退，結集待命。我軍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鐘，伤亡頗多（事后調查，計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余入），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連，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軍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

免于被日寇俘擄。

北大營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終未回軍中，也未來電話指示部隊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隊脫出重圍抵達東陵附近時，始遇我旅軍械官方貴傳達他的命令說：“旅長託我告訴參謀長，將槍搜集到一起放在東山咀子庫房內。”我說：“敵人還在後邊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沒有執行王以哲的收槍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數軍官和廣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們奮不顧身地抗击着裝備優良、人數眾多的日軍的进攻，他們還不知道國民黨政府已經給他們的長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義的命令，因此，他們一面反击敌人一面問：“兄弟部隊為什麼不前來增援呢？”“我們的飛機為什麼不起飛參戰呢？”及至撤出北大營，他們還很關心地問：“我們幾時反攻回來呢？”這說明了廣大的東北軍的軍官和士兵是愛國的。但是有一部分團以上軍官由於接受了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戰鬥意志却是消沉的。雖然事前已規定官兵不准歸宿，但旅長王以哲經常不在軍中，日軍进攻北大營了還不回旅指揮；團長張士賢當晚也回家未歸；另一個團長王鉄漢炮響起來了才臨時趕回軍中，因而指揮不靈，使部隊的戰鬥威力不能很好的展開，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狽撤退。

同時，駐在北大營的軍事單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聯系和統一應變的措施，戰事發作後又沒有統一的指揮，大家都爭着及早脫出危險，以至由於有些單位撤退過早，反而暴露了部隊突圍的企圖，使敌人的攻勢愈益猛烈。及至營垣內發生巷戰，還有很多部隊被敵人牽制着不能脫離戰場，最後陷于狼狽逃命狀態，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

我軍撤退經過

十九日清晨五点多鐘，我軍撤退到东山咀子，稍加整頓。六点多鐘，发现敵軍騎兵來襲，当即決定向山城鎮轉移，因山城鎮地形复杂，且駐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補給和冬服問題。出发后，約十点多鐘，因有敵机三架空襲，決定就地隱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軍在敵軍空、騎、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中，三日后方始到达山城鎮。

当我見到于芷山，把敵軍攻击北大營的經過和我軍轉移到山城鎮的原因告訴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們离开山城鎮。他說：“你們的給养和冬服問題我可以幫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們得离开此地，免得我們遭到日机轟炸。”我見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寇，作了伪滿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對他說：“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嗎？”双方爭執不下，最后他見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來面談。恰巧这时听说王以哲已到草市車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請来。王以哲來后，我向他說明情况，認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說，这里不能久呆，能得到給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問題，決定第一步先到錦州候命。王以哲說，为了解决補給問題和請示机宜，他要換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給我負責率領。当时我不贊成去錦州，因为我認為短期內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來难，主張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彈給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見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對我說：“当时如果听我的話（指把枪放在庫里）就坏了，

我这个旅长是你給我的，謝謝你。”

不久我們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鎮大楼休整。

沈阳、錦州淪陷紀略

熊 正 平

九一八事变的前夕

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名熊飞)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公安局长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將軍兼任。当时沈阳市武装力量除正規军队外，全市警察和公安队共約两千人；其他各县也都有警察和公安队，人数按县的大小不同。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即日漸紧张。我接到情报后，都随时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曾在一次省政府會議上向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报告，并亲見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參謀长作了报告。臧、荣二人都指示黄逕报张学良，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他回来向我說：“副司令派王維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請示中央了，蔣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約及国联，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說，‘你們地方武装可加紧訓練，严加戒备’。”黄显声回来后即将辽宁公安队改編为十二个总队（三县至五县編为一总队），并拟請更換武器，以备必要时使用。

是年八月中旬情况更加紧张：中国人到南滿、安奉路綫工作漸

形困难,日本关东軍大量向沈阳集中,并在沈阳南满站日本忠魂碑附近架設大炮數十門,炮口指向城內。日本侨民紛紛傳說,日軍將占領沈阳,解决中村事件問題。我向黃显声报告后,黃又据情向榮臻、臧式毅請示,万一日軍进攻,如何处理。榮、臧指示說,“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九月十七日早十时,榮臻与日本关东軍代表会談中村事件的解决办法,承認懲办凶手,賠償損失。榮臻、臧式毅等认为这一事件既已如此解决,即可望不致扩大了,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

日軍进占沈阳实况

九月十八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賢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見面,聞其携有密謀,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得此情报,遂向黃显声报告,黃当晚到市公安局办公。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南满站忠魂碑附近的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十时五十分,王以哲也赶到市公安局,与黃显声会商如何应付。王以哲表示如被攻击,即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咀子东北耕武堂撤退。黃显声则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駐地。

九月十九日晨,日軍占領了北大营,复向我軍追击。第七旅撤退到东山咀子后,会同耕武堂官兵学生向海龙方向撤退。同日,日軍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軍接触后,頗有伤亡,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

九月二十日,日軍繼續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軍飞机多架,不时在空中偵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并有坦克車多

輛，在街上縱橫馳騁，商民憤恨異常。時市公安局尙能與臧式毅通電話。二十日下午日軍占領了沈陽兵工廠及東塔飛機場，並開始於其占領區派持槍上刺刀的士兵在較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崗，並有日本憲兵向民戶搜查武器及抗日分子。淪陷區的警察及公安隊除向總局及總隊部集中外，尙有一部分分散潛匿於各人家中。當時大漢奸趙欣伯開始作建立偽政權的活動。

九月二十一日夜間，沈陽磚城各城門及東關公安總局、公安總隊部大門，先後被日軍坦克車攻開，守門公安隊頗有傷亡。在總局及公安總隊部集中的員警及公安隊官兵受黃顯聲的指示，盡量攜帶武器彈藥，以分局分隊為單位由後門退出，連夜經新民向錦州集中待命。

二十二日，偽自治警察局成立，偽警左臂帶白臂章，以維持秩序為名，實際是偽政權的開始；同時地方維持會也在醞釀成立。榮臻、黃顯聲看到形勢日非，遂化裝去北京，請示以後行動。臧式毅未及走脫，在家被日軍包圍。我督率警務處人員及沈陽市警察及公安隊分散潛匿市內的人員，向錦州集中。當時其他各機關公務員及各人民團體負責人不甘心為敵人利用者，紛紛由皇姑屯上火車轉赴錦州或北京。當時皇姑屯至北京的鐵路尙能通車，但皇姑屯車站有日軍放哨，檢查甚嚴。

我率大部警察及公安隊到錦州後，受黃顯聲指示，整編警務處及公安騎兵三個總隊。九月底，米春霖奉張學良命令由北京到錦州，代理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職務，其他各省府委員及廳處長也多到達錦州。遼寧省政府在錦州正式成立，榮臻也率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大部分職員到錦州辦公。當時據我方遺留在沈陽市的人員向錦州的遼寧省政府報告說：日軍逼迫臧式毅仍以省主席名

义办事,但称新政权(即伪政权)。至此,沈阳遂全为日軍占領。

东北当局平时对日軍既毫无作战准备,事变起来又不抵抗,致使大批作战物资均被日軍擄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九万五千余支,各式机关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六百五十余門;迫击炮厂损失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余門;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二百六十架。此外,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而在沈阳的駐軍如东北步兵第七旅、长官公署卫队、东北讲武堂、辽宁省警务处、省会公安局等亦损失武器甚多。至于东三省官銀号、边业銀行、中国銀行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計其数。

扑灭两起伪軍的胜利

九月底,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在錦州开始办公后,調駐通辽的騎兵第三旅、駐洮南的步兵第二十旅集中錦州附近,連同原駐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在錦州东三十五里)布防,維持辽西一带的秩序;辽宁省警务处新編的公安騎兵三个总队,駐錦州北二十里的三屯附近整訓。十月二日,日軍飞机九架来錦州轰炸交通大学(辽宁省政府办公地址),有俄籍教授一人炸伤了右腿,附近居民伤七十七人,省府人員无伤亡,次日即分散办公,警务处移住东关一个皮鋪院内。

日軍进占辽、吉后,即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和組織伪軍的活动。十月初,日本关东軍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軍总司令,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国旗。司令部駐盘山沙岭鎮。日軍派浪人仓崗繁等十五人为凌的顧問。当时日本报纸对这股伪軍大肆宣传,声称編了十八个师,实质上凌印清是个光杆。自己

并没有武力,只是给辽西一带的几股胡匪发了些委任状,企图收买胡匪,扰乱锦州。代长官荣臻命令黄显声扑灭这股伪军,黄即派我带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剿办。

我到盘山后找到了当时任伪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我的学生单庭秀,说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单庭秀向伪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等传达后,项青山等遂即将凌印清及日本顾问等擒获,只留仓岗繁一人,其余均就地枪毙。随即将搜获的敌伪证据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以及伪司令的大印、伪军编制表等,持赴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赏出力人员现洋五万元,但不许将反正部队编成正式部队,只准成立地方部队或义勇军。遂由黄显声委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驻盘山;张海天(即老北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驻辽中;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驻台安。

十一月初,日本关东军又派张学成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作霖的地窝棚设司令部,乱发委任状,收编辽西一带的胡匪,号称为军队,编成十八个旅,并有四个日本浪人做他的顾问,用红蓝白黑(旗右上角)满地红的旗帜(这也就是以后伪满州国用的国旗)。这支伪军的声势不如凌印清之大,但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熟悉东北内部的情况,荣臻、米春霖感觉难以处理。黄显声说:“谁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作汉奸的。”他并亲赴北京见张学良建议进剿。后经张学良电荣、米派我率公安骑兵两总队往剿。因我当时往盘山给项青山等发赏金,编制他们的部队,并处理战俘仓岗繁,乃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带公安骑兵二、三总队,乘火车到高山子下车,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等击毙,并生擒伪旅长荣庭

等多人。我将所获证据如伪总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带到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又赏出力人员现洋五万元，并命令将俘获人员一概遣散，不得留用。日本人在辽西一带搞起来的第二批伪军又被我们消灭了。

日本侵占锦州实况

十二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与日本大使交涉，双方决定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并约定日军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派调查团前来调查解决东北问题。因此，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陆续撤退至山海关内，留在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领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等。十二月下旬，我派公安骑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驻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军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二十列火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黄显声即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军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军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军最先渡河的七人被我军擒获。时已天黑，我军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经夜半。黄显声率省府人员退至城西二十里的杨官屯，我仍驻城内。后半夜二时，日军开始攻城。四时，我命令炸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岬、锦西撤退。一月

三日早十时,日軍飞机九架至虹螺岬上空偵察,我全部人馬在山坡森林中隱蔽,未受損失。一月四日,日軍派古賀騎兵联队向錦西方向來追,我全部人馬退至錦西的西南大山中,因車輛不能行走,遂將所俘敵軍七名槍斃。

一月十日,我率公安騎兵三个总队退至撫寧,日軍進至山海關外前所車站后即不再前進(当时山海關駐有何柱國的步兵第九旅,山海關外二十里是河北、辽宁两省界限)。日軍侵占錦州战事,至此告一段落。

日軍侵占长春、吉林經過

馮 占 海

日軍攻占长春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張作相,因父歿回錦州治喪,由參謀長熙洽代理軍政大权。当日軍在沈阳开始炮击北大營后不久,臧式毅用长途電話將日軍进攻沈阳的情况告知熙洽,最后臧式毅和熙洽两人曾用日語講了一段話,說的什么內容不得而知。后又接到吉省駐沈阳办事处李樹蓀電話,也同样报告了沈阳被日軍侵占的情况,未說完電話即中断。警耗传来,吉林市人心震动,这时因情况还不甚明了,熙洽似乎还抱着观望态度,并未作何举动,市面也未发生騷乱情况。

事变当时,长春駐軍有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所部。沈阳事变发生后不久,李桂林即奉到熙洽命令,令該旅除